

秋天的湖(散文)

□ 左中美

那只莲蓬已经呈暗褐色，看去大约有七八成干的样子。擎着它的蓬柄亦然。立在水面上一米来高的部分，在头上三分之一处打了个浅浅的弧，连着顶上的莲蓬一起，倒影在此刻无风的水面，一时便出了水墨画里那种简静、清远的意境。

这是秋天，在洱海源头之一的西湖（位于洱海北面）。湖里近岸的大片多年自然生长的荷，荷叶已开始枯败，看去约有两成，但离残荷的情境还有些早，大多数都还挺括着，泛出淡淡的黄。这时节，若在下雨时，这荷塘的雨声想是繁密的，千万阔大的荷叶接住万千细密的雨滴，合奏出一支古意盎然的天籁之曲。雨若是再大些，那便有了急管繁弦的意思，如万音齐鸣，如万马齐奔，世间万事，一时皆淡出了这雨声之外。今秋接了长夏，一路雨水稠密，就在昨日上午，晨起的一场大雨把原本游湖的计划给推到了今天。

散看眼前荷色，忆起十年前的某日，比今年这时候稍晚一些来的西湖。彼时，时令刚好入冬，在景区停车、食宿、展演的主服务区，和布有咖啡馆、文旅产品展销的副服务区之间，一座木栈廊桥和一座石拱桥的下面，那方窄长的荷池里，荷叶已枯了七八成。那些仍还立着的，枯干的荷叶多如晴天收起的伞，自然地收束在顶上，而更多的则已连着叶柄匍在水面。那时，末秋雨水已渐收住脚步，池里的枯荷或立或匍，有风时揽几阵风，得月时掬几捧月。

故风故景里，缓步曲桥池岸，在心里一一相应那年情景，除了荷枯尚未及那年，各色景物似无多变化。出租民族服饰的照相铺子，卖奶茶和雪糕、零食的小店，停靠湖岸的小木船，游客进去坐船要通过的门额上写着“西湖景区”的木栈门，一一正如那年。停靠岸边的木船一如那年的旧色，或许也有那年曾乘过的木船在里面，只是撑船的艄公已不记得了。每只船上三条横向卡于两侧船板间、面上绷薄皮面的凳子，宽处刚好够两个人并肩而坐，一船坐满，刚好六个人。上了船，船家给每人发上一件橙色或红色的救生衣，一顶帽檐上用红油漆写着“西湖景区”字样的草帽。待众人穿戴坐稳，艄公解开船缆，一支长长的竹篙子往身后青绿的湖水里一点，小木船便悠悠地离了岸。

许多年前，也是在洱海，在洱海另一处源头茈碧湖上，时间是初春三月，从地热国泡罢温泉出来，乘小汽船前往隐在对岸山峡中的梨园村。那回在湖上，第一次眼见了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变幻：在漆着蓝白船身的汽船的身侧，湖水是透明的淡绿，仿佛一杯加了特别多水的猕猴桃汁。之后，随着从近到远，湖水在视线里逐渐从淡绿变幻成青蓝，

远望去，恰若一湖旧年上学时的蓝墨水。小汽船走得快，尖尖的船头不断犁开淡绿的湖水，驶向远处的青蓝，船尾则在湖水里拖出数丈长、状若马尾的白色水花。而当船驶入那远处，先前所见的青蓝在身侧化成了透明的淡绿，先前的淡绿以及在船尾拖出的白色水花，则在身后远处汇成了一片深邃的青蓝。再后来是十年前，在这西湖的小木船上，看那慢板的绿和蓝的变幻，撑篙的木船行走得慢，头上蓝色的天空和其间的流云也都慢了下来，船尾的湖水一漾一漾地，欸乃一声，山水尽绿。只相较起来，春天茈碧湖的绿要透明一些，而秋冬西湖的蓝要深邃一些。

此际，头顶上的天不着边际地蓝，正是那种“秋高”的见照。船侧的湖水比春天的茈碧湖要绿得稠一些。船上放了三两把木柄的桨，蓝色塑料的桨叶割制成铁扇公主的芭蕉扇的形状。两三人拿起桨来，将蓝色的桨叶在水中一下一下地向后划着，绿绿的湖水便随着桨的划动咕咕轻响着，一扇一扇地向后流去。若是不想划的，便只在船凳上静坐着看风景，看一塘一塘“浮”在湖水上的芦洲，看湖岸的树、房子以及远处起伏的山随船的行进缓缓向身后移去。艄公立在船尾，篙子在身后的湖水里每点一下，船便走出去十数米。为着掌握小船航向的需要，艄公手里的那支篙子有时往左侧身后点，有时换过来往右侧身后点。船过一座石拱桥下，艄公选好角度，篙子一点，丈多长的船身轻轻避过桥下础墩的方角，直身进入了桥下。匆促间，见头上桥拱侧面镶嵌的一块灰色大理石上，三个红色漆字写着：东登桥。

东登是湖上的村庄。这五千多平方绿水的古西湖，上面“浮”着众多连岸或是不连岸的洲渚，大的洲渚上面是村落人家，湖上几座修建在窄口处的石拱桥，便各以它们所通向的村落命名；小一些的是生长着密密芦苇的芦洲，或是芦苇和水柳并生的窄长的洲堤。不若荷塘上的秋色，这些芦洲看上去是一色青碧，恰似浮在水上的一叶一叶的绿毯。其间最小的“浮毯”，面积小到只有几平方，有临近的人家在上面开了菜畦，早晚撑了小木船过来，在上面耕作或是采摘。上回初冬时来，乘船入湖是在午后，途中见一块小小的“浮毯”，只若一间屋子那样大，被青芦环住的油黑泥土的菜地打沟子分开成三四畦，上面整齐地种作着蚕豆、莴笋、青菜。这时，蚕豆还只一拃来高，长了大约六七片叶子，莴笋的叶子也还没有打开，而青菜看上去已可摘食。日影已开始偏西，蚕豆、莴笋和青菜的叶子在西斜的、如湖水般清亮的阳光下，呈现出如同油画般、层次分明却又浑然相谐的翠碧之色。一只灰黑色的塑胶小桶斜倚在入口的芦苇丛脚，等着

主人在清晨或是傍晚一次次撑船而来。

“其实这西湖上所有大大小小的洲渚，都是一块块的‘浮毯’，西湖人家世代代，最大的事业就是盖房，一辈人盖的房，不管地基打得多牢实，数十年过去，便又慢慢下沉了，房屋会拉裂，地面会渗水，于是，下一辈人又再重新盖房。一辈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。”船上的一位当地的同行者很熟悉这些洲渚上的村庄，以及其间人们生活的情形。近些年，地方上已逐步将湖洲上的一些人家迁移到了湖外，也有一些仍还留在里面。午间，洲渚上村庄寂静，倒是那些小片“浮毯”上的菜畦，菜叶在阳光下——绿得透明。那洲上的油黑土，正名叫作“泥炭”，据说是煤化程度较低的一种泥，是湖中莲荷、芦洲和洲上作物生长的天然佳土。望四面，一时不见劳作的人影，却见那菜畦间不长一丝杂草，整齐的墒子沟是沟棱是棱。

船过了东登桥，又侧过几塘芦洲，继续向着前面的深青处漫溯。湖风轻鼓起身上的救生衣，草帽也须得稍稍压着才不至于被风吹跑。许是经了昨日的雨水，天空如初生般不着一丝云絮。在青的湖和蓝的天之间，是碧树连绵的湖岸，高低错落、参差掩映的各色房子，以及更远处从苍山十九峰最北面的云弄峰向北延伸的余脉。从这道山翻过去，据说在山的那面，是膏沃丰腴的凤羽坝子。一位凤羽籍的师友多年前曾写过系列关于凤羽食事的文章，里面有一篇写凤羽人吃芋花的多种做法，现下还依稀得有印象。凤羽的油菜花也是年年春天朋友圈里的风景，只是，春日倏忽而世事浮繁，一年一年地耽搁着，至今还未曾去得。

揽一怀湖风回来，小船依然在十年前的地方靠岸。脱下泡浮的救生衣离船登岸，面前便是副服务区端头的那方小广场。恍惚间，那年那夜这广场上的篝火和歌舞依稀隐现，初冬夜晚的湖风寒意深重，人们围着篝火，夜风将头发吹得乱飞。——忽而，召集午饭的声音让人恍然从那年的夜风里回过神，只见午间亮花花的阳光落得满场。一众人迤逦行过石拱桥，眼见着前面的人走进了那年曾就餐的餐馆，进了院内，再步上那年曾走过的楼梯，席间的饭菜，亦似依稀有着那年的滋味。

自然，相隔十年的西湖，也有了几许不一样的地方。乘船入湖时，行未多远，见一同样小船泊于湖上，壮年的艄公撑篙立于船尾，不为让船前行，只为将船稳住。木船上独坐一穿青蓝白族装的绰约女子，面朝着船头的方向在唱白族歌调，似乎是在直播。歌调随着湖风，在湖上荡漾开来。后来返回时，见那船稍挪了一个地方，仍在湖上泊着，船上的歌调仍在继续。

午餐后的时间，在湖岸上品了一回茶。舌状的副服务区的布局，自南向北依次是当地文旅产品展销区、由一家茶企经营的茶叶展销和品饮区、咖啡吧，然后是端头用以开展歌舞表演和篝火晚会的小广场，广场一侧便是登岸码头。其间，茶区所占面积为最大，而那年竟几无印象。走进去，见长长的展示厅后墙上开了多道小门，门后是一间间后栏敞开、临湖观景的品茶小室，内里置一面倚墙茶柜、一张茶桌、几把素椅。展示厅内，也错落相间着数席茶桌。各个临湖的茶室各有不同的名字，在那间门上写着“老班章”的茶室里，一位年轻小伙身着对襟布扣白布衣，沉静煮茶、斟茶。在他身后，两道横杆的后栏下，是一方漫开数亩的荷塘，开始见枯的荷叶参差繁密，看得出并未曾采挖莲藕，擎在其间的莲蓬自然干褐。先前在船上时，曾听艄公说，现今湖里的莲藕都不挖了，一来水深，不好采挖，二来也为挖藕带浑湖水。那莲蓬想是也不采的了，任它兀自在水里照影。荷塘的南面是又一座与东登桥同样制式、同样麻白色的石拱桥，此际，桥上空旷无人，桥下碧苇萋萋。荷塘的北侧，自远而近是几株间生于芦苇间的水柳。水柳尽，一间草亭立于栏外浅洲，亭内一方素桌、两列筒椅，两只素枕斜倚背上，恍惚，其间听风之人刚起身离去。

时间是下午三点多。风并不明显。身后，远处青褐的山色依旧，近旁碧绿的湖水依旧。湖里的荷色，若是再往后若干日，便又当如那年的光景。

作者简介



左中美，云南漾濞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散文集《安宁大地》《山河记》等多部，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，曾获云南文学艺术奖、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文学奖、中华宝石文学奖等奖项。